“天价逃费案”二审判决既出,那些备受诟病的、有关高速路收费的种种质疑,也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。

天价逃费案了犹未了

本报记者 任鹏

“如果见到他,一定给他说点让他能看到希望的事。”
——时军锋前妻对辩护律师说。

12月15日,河南平顶山“天价逃费案”的主犯时军锋二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,时家陷入了上诉还是不上诉的纠结之中。

上诉,还是不上诉?

21日晚9点,郑州南三环。夜风中,路边一家羊汤店显出些暖意。

时银锋坐在一张油渍渗进桌面的桌子旁,双手比划着:“你说,我能对这个结果满意吗?”

时银锋是时军锋的大哥,他说的“结果”,指的是时军锋二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。

今年1月,出自平顶山中院的官方消息被广泛报道:河南禹州农民时建锋使用挂有假军车牌照的货车疯狂营运,8个月偷逃过路费368万元,被判无期徒刑。

一片哗然之下,引发一边倒的质疑,集中在“偷逃的天价过路费如何计算”及“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”上。

有人从一份年度审计报告中摘出了“中国收费公路违规收费、超期收费已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”,称“众多的违规收费站、大量的违规转让经营权行为,使公路的公益性受到严重挑战”。

几天后,时建锋翻供,时军锋自首,还牵出了涉案的收费站站长。

形势急转。平顶山中院不仅启动再审程序,法院有关责任人也被追责。

12月15日二审宣判的前一天,时银锋赶到县城,给两个弟弟买了新衣服、鞋子、内衣内裤。

自今年1月时军锋自首后,时银锋再没见过他,和二弟时建锋更是快两年没见了。

“15号宣判,我14号就知道结果了。你说这里面有啥蹊跷?”时银锋对记者说。

庭审时,家属被安排在法庭后排。隔得远远的,时银锋只看到两个弟弟的背影。

对于二审时军锋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结果,时家人纠结的是,到底要不要上诉?

被质疑的高速路收费

对于此前被舆论质疑的高速路收费问题,时家兄弟的代理律师王永杰说:“根据国务院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25条,以及河南省交通厅的有关规定,当时高速公路没有经过验收,其收费是违法行为。我们在法庭上提交了这关键的一点,但法庭对未验收便收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避。”

另一个代理律师张宇也认同王永杰的看法。“在这种情况下收费,对逃费金额的认定有很大影响,因为高速收费本身就是违法的。”张宇的这句话,让时银锋和时军锋前妻坚定了上诉的信心。

“如果见到他,一定给他说点让他能看到希望的事。”时军锋的前妻叮嘱张宇。

12月22日上午,张宇和时银锋赶到了鲁山看守所要求会见时军锋,但遭到拒绝。

“如果见不到时军锋,过了25日,就等于放弃上诉了。”张宇说。

“俺儿啥时候回来?”

不管是时军锋自称盈利20万元,还是检方认为的盈利110万元,似乎都未改变老家的生活。

12月21日中午,穿透薄雾的阳光,照到这处平房内,也只能在地面上映射出一米深的光亮。

这里是河南禹州祁王村,时军锋的老家。

“俺儿啥时候能回来?”阴暗潮湿的屋里,时军锋的母亲坐在沙发上捧着大碗,放了几片白菜、见不到油花的面条,是她的午饭。

“自个种的白菜、萝卜,冬天就不用买菜了,也能过去。”隔壁屋里,堆放着几十棵白菜,表层的菜叶风干了,落满灰尘。

前些日子,老太太把几百斤玉米卖了,手里有了三四百块钱。玉米没有全卖掉,她还要留点自己吃。

“家里有一亩地,收庄稼就让银锋回来帮忙,我自己晒晒粮食,干不动就慢慢弄。”老太太走路很慢,语速更慢,像是在自己嘟囔。

桌上两瓶药,是治高血压的。“血压220,老是糊涂,说着说着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”

老太太甚至不记得时军锋5岁的女儿在邻村上幼儿园,每个月要交多少费用。

5岁的小女孩整天念叨着爸爸。“她老问:俺爸回来了吗?给我买点东西吧。”老太太手里这点钱,在孙女多次吵着要零食、玩具之后,会花出去一点。

晚上,祖孙俩就蜷缩在东屋的床上,盖着两床破烂脏旧的棉被。床尾,一个旧脸盆里是燃尽的玉米芯,这是前一晚取暖留下的。

坑洼的泥土地面,返潮透出阴冷,抬头便能看到挂满蜘蛛网的房梁。

这套房子,是时军锋多年前买下的。三兄弟中,时军锋算是条件好的,老娘就跟着他过。家里唯一能证明生活已经到了21世纪的,是一套没有牌子的沙发、一台不知能不能用的冰箱,还有被债主拆走空调外机剩下的孤零零的支架。

出门就迷路,老太太几乎全部时间都在家里度过。送记者出门,她再一次问,“俺儿啥时能回来?”

即使回答她很多遍,老太太也不可能记住:再见到三儿时军锋,极有可能在7年后。

醉驾入刑,这不是说出来唬人的花拳绣腿。谁再敢挑战公共安全底线?

一杯酒一辈子

本报记者 石念军 黄广华

“现在有人一说‘你想当第二个张军’,想要酒后开车的顿时就老实了。” ——张军

12月22日,冬至。

傍晚6点,寒冷的天气让路上的行人加快了步伐。在梁山县一挂车厂工作的张军(化名)走出厂子大门,骑上自行车往家赶。被称为山东“醉驾入刑第一人”的张军,曾因醉酒后驾车被判拘役2个月。

现在,他只想快点回家,多陪陪生病的妻子。

出狱已5个月,原先就不是太能喝酒的张军,现在滴酒不沾。他念叨着那句“一杯酒,一辈子”的歌词,把即将过去的2011年视为一生的拐点。

5月5日晚8时许,张军酒后驾驶面包车回家途中,被梁山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查获。现场检测发现,张军的酒精呼吸检测数值为134mg/100ml,远远超过80mg/100ml醉酒标准。5月9日,梁山县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张军拘役2个月,并处罚金2000元,张军因此成为今年5月1日实施“醉驾入刑”以来全省被查获的“第一人”。

交警还记着张军被查获时的情形,这个中年男人一个劲地摸着头,像个犯了错的孩子,小声重复地说着,“怎么这么严重,怎么这么严重。”

“我现在真不喝了,也不知道为什么,现在看见酒都烦。”张军说,自己永远不能忘记2个月的牢狱生活。

在里面的每一天,他都度日如年,晚上经常睡不着觉,一闭上眼就想起交警将自己拦下的镜头,有时睡觉做梦梦见的还是自己喝酒后遇见交警,自己在前面跑交警在后面追的镜头,然后一下就醒了过来。

“虽然重获自由了,但在我的档案中将永远留有犯罪记录。”这点,成为张军的一个心结。

张军的妻子原来就怕老公喝酒后逞强开车,担心出事,还怕他撞了别人,但怎么劝都不听。现在好了,“他主动不喝了,我真感觉放心了。”这个变化,是她之前怎么都想不到的。

张军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在外地读大学,小儿子正在上中学。两口子十多年前都下岗了,后来,张军换过许多工作,独立支撑起这个家。出事前,张军在单位负责挂车的线路安装工作,收入明显高于本地普通职工。但是由于妻子长期患病,而且两个儿子都上学,家里并没有多少积蓄,好在出狱后单位还是收留了他。

“真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,‘一杯酒,一辈子’。”张军说,这个教训,一辈子忘不了。

因为张军的经历,他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对酒也有点打怵。“现在有人一说‘你想当第二个张军’,想要酒后开车的顿时就老实了。”

面对“郭美美后遗症”,中国慈善拿什么走出信任危机?

要不要相信郭美美一次?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“我突然有个想法,我想成立慈善基金,我会完全公开透明,只想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,我知道我在做梦!”
——郭美美微博

“我突然有个想法,我想成立慈善基金,我真的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我会完全公开透明,只想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,我知道我在做梦!”

11月16日凌晨,郭美美发微博这样说,随后,她又匆匆地把这条微博删了。

从公众的聚光灯下走出,郭美美仍然麻烦不断。最近几个月,她一直与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翁涛打口水仗,为自己不是“中国第一二奶”争辩。她与母亲参加节目录制,却“坑苦”了郎咸平,她拍摄MV却不成功。

这几天,她开了网店,为圣诞节促销,在她的微博上,不再有任性、名车、名包和别墅,只有百变的服装。

不过,“郭美美想做慈善”的消息,还是被许多网站和细心的网友截取保存,甚至做成了公共话题:要不要相信郭美美一次?

在“郭美美事件”之后,“卢美美”和她的父亲卢俊卿不断地遭受口诛笔伐。

“如果您有什么问题,我可以回答的,给我发邮件好么?我会答复你的。”在接记者电话时,卢星宇正在上飞机的通道里,她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除了出现在公益活动上,卢星宇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。唯一出现的是她的父亲,还有她不断为自己和父亲申冤的微博。

卢俊卿说,在这次风波中,关于他们的“谣言”就多达68项。他认为,更多的人是在娱乐。3个多月来,卢氏父女进行了多次高调的国内慈善活动,但对于公众的质问和法院的传票,卢俊卿却一直打着太极。

也许正如卢星宇的疑惑一样:“为什么人们看不到事实!”但公众需要知道的,和卢氏父女展示的事实不是一回事。

同样是在今年下半年,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,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、社会福利类、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,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。这意味着,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。

从事了20多年中国慈善公益工作的黄鹤说,慈善事业从官办走向开放,从封闭走向透明,只用了半年时间。“2011年一定会写入中国慈善的历史。”黄鹤谈到这里说,从中国公益事业诞生以来,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现在这样的信任危机,“似乎所有人都不再信任慈善了。”

黄鹤一连发出多个反问,他说,是不是应该追问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?是公众、是媒体,还是慈善组织本身?